

本書於一九六〇年在香港、倫敦實地拍攝成電影

# 蘇珊黃的世界



原著 ■ 理查·梅遜 翻譯 ■ 嚴俊洪

# 蘇珊黃的世界

原 著 ■ 理查·梅遜  
翻 譯 ■ 嚴俊洪

出 版 者 ■ 逸群圖書有限公司  
地 址 ☐ 台北市和平西路一段80號十一樓F座  
(羅斯福路口·金鼎鴻福大廈)  
電 話 ☐ 3969355 代表號 (四線自動跳號)  
郵 撥 ☐ 547099 逸群圖書有限公司帳戶  
出 版 證 ☐ 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2580號  
國外函購 ☐ 美金10元 (含航空掛號費)  
印 刷 者 ☐ 東雅印製廠有限公司  
法律顧問 ■ 石美瑜律師 (國防部法律顧問)  
事 務 所 ☐ 台北市古亭區羅斯福路二段7-4號  
本 版 ☐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二月一日

定 價 ■ 110 元

著 者 謹 啟

3/27/15

## 譯序

蘇珊黃是一個在香港執業的國際女郎，她的悲慘身世註定了她一生坎坷的遭遇；在飽經滄桑之餘，她的靈魂却始終是純潔的，堅貞如金鋼鑽。

勞勃特·隆克斯是年青的英國藝術家，他來香港從事丹青工作，在南國旅舍住下，他發現樓下的酒吧是水手和國際女郎活動的場所。

從她身上，讀者們可以體會到南國的女孩子們各有可歌可泣，有血有肉的故事。她們有希望，也有失望；她們有愛，也有恨；但她們却一致同樣地保持着對意中人的忠誠。蘇珊，她沒有受過教育，除了她自己的名字，不認識一個字；可是她有她自己的理想：希望她的孩子長大，希望他可以受到完善的教育。因此，她一直生活在兩個世界中——一個是她夢想的世界，在那裡她的靈魂是純潔的；一個是殘酷的現實世界，她憑靠男人來實踐她自己的理想。

蘇珊，絕不是一個壞女孩子，是一個好女孩子，她懂得什麼纔是真正的愛情！對勞勃特·隆克斯，蘇珊也就是他在香港獲得的最大收穫！

本書作者理查·梅遜先生 Richard Mason，一九一九年生於英國曼徹斯特

附近的海爾地方。在皇家空軍的服役期中，他學會了日本語，他曾在印度與緬甸住了幾年，審訊日本的戰俘。過去十年中，他致力於寫作，作品有“*The Wind Cannot Read*”和“*The Shadow and the Peak*”，都是名炙一時的小說。他也是一位活躍的旅行家，在歐洲，非洲，西印度，遠東，南洋等許多國家的領土上都有過他的足跡。本書裡，梅遜先生所創造的典型人物——蘇珊黃，相信將永存在您的記憶之中。

本書在英國曾銷售高達六版，現在已有廿一種譯本，本店所推出的中譯本，爲最佳的中文版本。又本書曾由派拉蒙電影公司改拍爲電影，男主角爲威廉荷頓，女明星爲關南施（即關家倩），曾在台放映數回，賣座頗佳。

# 蘇珊黃的世界



錄

## 第一部 妓女們

第一章 邂逅 ..... 三

第二章 往事 ..... 十四

第三章 南國 ..... 二八

第四章 重逢 ..... 五九

第五章 身世 ..... 八五

第六章 再變 ..... 一〇二

## 第二部 男人們

第一章 弱者 ..... 一七

第二章 和諧 ..... 一三〇

第三章 吃醋 ..... 一四一

第四章 風波 ..... 一五四

### 第三部 情人們

|     |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|-----|
| 第五章 | 新的世界 | 一八七 |
| 第六章 | 突變   | 二一三 |
| 第七章 | 長夜   | 二三二 |
| 第八章 | 隔閡   | 二四五 |
| 第一章 | 舊夢   | 二六七 |
| 第二章 | 同居   | 二八一 |
| 第三章 | 偽證   | 二九五 |
| 第四章 | 三個月  | 三〇八 |
| 第五章 | 出獄   | 三二一 |
| 第六章 | 旅行   | 三四四 |
| 第七章 | 生死邊緣 | 三六五 |
| 第八章 | 凱旋   | 三七七 |

名片名著⑭

# 蘇珊黃的世界

原 著 ■ 理查·梅遜 翻 譯 □ 嚴 俊、洪

逸群圖書有限公司





# 第一部 妓女們

## 第一章 邂逅

她從旋轉的柵門中走出來，擠進等渡輪的人羣中。人羣中女的穿着棉衣棉褲，男的穿着氈毛製的拖鞋，口裡鑲着金牙。她的頭髮在腦後紮成一個馬尾巴，穿着一條牛仔褲——長及膝蓋的斜紋粗棉布牛仔褲。

我覺得那是很奇怪的，一個中國女孩穿着牛仔褲，你怎麼解釋呢？

我看她拿出一個硬幣來交給一個戴了一頂舊氈毛帽子的矮胖小販，那小販用手把一張中國報紙捲成漏斗形，抓了些西瓜子放進去，包好了交給那女孩子，交換了她那一角錢。她轉身走開，用染得紅紅的指甲心不在焉地抓着瓜子，在離我一碼的地方停了下來。

也許是什麼有錢大亨的女兒，我想。或者是一個學生；也可能是一個店員——從中國人的衣

着上你是永遠分不出來的。

她用牙齒沿着瓜子邊咬開了瓜子，剝去了殼，把瓜子仁送入嘴裡。她旁邊是一個穿着高領子中國長袍，撐着一根黑拐杖的老人，正在撫摸着他那銀白，稀疏，足有尺把長的鬚鬚。一個背在女人背上的嬰孩眨着他那黑黝黝的小眼睛，充分顯露出他那孩子式的安全感來。一個戴着一副牛角邊眼鏡，穿着一件翻領舊襯衫的青年，挾着一本書湊在他的鼻子邊，他正在端詳一張圖表，那本書是空氣動力學。

那女孩用她那白而整齊的牙齒又咬了一粒瓜子。就在這時候她看到了我。她的目光在我身上打轉了很久，於是我說：「我希望我也能那樣。」

「嗨？」

「咬瓜子——我總是學不會。」

「誰和你說話。」

她傲慢地把臉轉了過去，看着柵欄後面那許多擠向下層甲板的一角錢旅客，還有那些衣衫襤褸的苦力和戴着尖草帽的廣東漁婦。她自言自語的咀嚼着。

我想我真是笨，連搭訕都不會。

然後她似乎……是的，她有點回心轉意了，用眼角偷偷地瞧了我一眼，懷疑她是不是對我判斷錯誤。

她迅速把目光轉開，偷偷地又看了我一眼，然後小心的說：「你是水手嗎？」

「我是水手？天哪，我不是的！」

她鬆了一口氣。「你不騙人？」

「一點不。」

「好，如果你高興的話，我們可以談談。」

「嗯，那就行了，」我笑着說。「你和水手有什麼過不去？」

「不是我——是我父親。」

「你意思說你父親不喜歡水手嗎？」

「是的，他說水手愛拈花惹草，惹麻煩。」

「所以他不讓你和他們講話？」

「是的。他說：『要是你跟水手講話，我就揍你！』」

「嗯，也許他很有道理。」

「是的——有道理。」

渡輪靠了岸，人群向前移動。我們擠過了跳板，在有頂的上層甲板上選了一條石板凳。這些渡輪是中國人所有，由中國人操舵的，非常經濟有效，我們還沒有坐下來，船已經開動了，引擎隆隆作響，船身震動——我們很快的駛過了九龍的碼頭，駛過了那些泊着錨的商船，駛過了那大

群的民船。前面，在海灣對面那島上，就是香港。它擠在幾百碼寬的一片靠海地帶上，中間是微小的摩天大樓，兩邊是延伸達數哩長，擠滿了舢板和民船的靠水地帶，後面升起了陡峭的山峯，它從城市中脫穎而出，拋下了社會的中下級階層，到最上面，祇留下了名流們所居住的白色平房和豪華住宅。

我們轉過了九龍半島的尖端，穿過海灣奔向香港東面人口最密集的区域——灣仔。我轉過頭來看着我身邊的女孩。她的臉又圓又嫩，她那黑溜溜的眼睛是長橢圓形的，她的眉毛漂亮極了，好像是畫出來似的——事實上却祇有眉梢用畫筆勾了一下，她的頰骨很寬，顯示她是一個黃種人。

「你是北方人嗎？」我說。

「是上海。」

「那你現在住在香港？」

「北角。」

「那是個好地方。」這是她上這艘渡輪的原因，因為北角在灣仔對面——貧民窟對面的豪華區——而灣仔碼頭是最近的渡輪處。

「是的，不過我更喜歡淺水灣。那裡我的房子更好。」

「你意思是你有兩棟房子？」

「四棟。」

「四棟？」我知道有錢的中國大亨，常常有兩三棟房子不足爲奇，然而四棟似乎却是創記錄的。「都在香港嗎？」

「是的，香港。我父親很有錢。」她看起來很高興，像一個孩子似的天真爛漫。

「唔，我懂了。另外兩棟房子在那裡？」

她閣上了兩個手指，然後數下去說：「第三棟在干德道，第四棟在山峯，第五棟——」

「還有第五棟！」

「是的，我剛才忘了——第五棟在跑馬地；不過那很小，祇有十個房間。」

「噢，沒關係，」我笑着說。「汽車怎麼樣？你父親有多少輛？」中國人搜集汽車比買房子更熱心。

「汽車，讓我想想看。」她皺了一下眉毛，又升出手指來數，突然憨笑一聲停了下來。「噢，我忘了一共有多少汽車了。」

「你大概自己有一輛吧？」

「沒有，我不敢駕駛。不過我不怕電車，你知道——我喜歡坐電車。」她拿出了那報紙包的西瓜子。「你喜歡吃嗎？」

「喜歡，不過，老實說，我咬不開，」我說。「你最好能教我。」

「先吃一粒試試看。」

我試了幾粒，每次瓜子總是被我咬碎了，瓜子仁和瓜子殼攪在一起。我的狼狽相使她覺得非常有趣，笑個不休。她把臉埋在她的手掌中，她的馬尾巴滑稽地擺來擺去；接着她停止了笑聲，眼睛中仍然充滿了歡愉的神色，爲我作了一次示範——沿着邊把瓜子咬開，剝去了殼，把肉仁遞給了我。

「唔，我就是這樣咬的，」我說。「你那一粒一定容易咬一點。」

「誰說，完全一樣的。」

「那我祇好放棄了。你尊姓大名哪？」

「黃梅琳。」

「梅琳——這名字很不錯。」

「你呢？」

「勞勃特·隆克斯——或者是隆克斯·勞勃脫，按你們的叫法。」

「羅勃特。」

「不對，唸『勞』的。」

「勞勃特，你住在那裡？」

「唔，事實上……」

「山峯？」

「唔……對啦，半山。我住在一個公寓裡——夕陽旅舍。」這並不是說謊，幾天以前，在我搬到灣仔之前，我確在夕陽旅社住過，我可不能告訴她現在住到了南國——至少在沒有對她有更進一步認識前，不應該告訴她。

「你在政府中工作？還是銀行裡？」

「都沒猜對。我以往是種橡膠的，不過幾個月前我不幹了，現在我在學習畫畫。」

「畫畫？」

「圖畫。」我準備拿我的寫生簿出來給她看，然而記起了所有寫生都是關於南國的，祇好不拿出來。

「我知道——你是藝術家。」

「唔，我自己還不敢這樣稱呼。」接着，由於我們談得還不錯，我問她我能不能找個晚上請她出去吃頓晚飯；可是她率直的拒絕了。

「那麼午飯呢？」我問。

「不。」她堅決地搖着頭，馬尾巴在後面幌個不停。

「可是我希望還能見到你，梅琳，我們是不是還能相見呢？」

「不會。」

「那是爲什麼呢？」

「我不久就要結婚了。」她接着說這件婚事是她父母安排的，她從來沒有見過她的未婚夫，不過她總算見過他的相片，覺得他還漂亮，他也有不少錢。她現在是尚未結婚的女孩子，不能隨便和男人在一起——因為中國女孩並不像英國女孩子那樣自由。她也知道英國女孩子可以有很多男朋友——甚至可以讓她們的男朋友履行做丈夫的行爲——而不致嚴重地影響她們結婚的機會，她曾經聽說過山峯有一個英國女孩許多年來保持着四個男朋友，後來在香港教堂中嫁給了政府的一個高級官員。這對一個中國女孩來說，那種行爲是不可思議的——因為貞潔是婚姻不可或缺條件，在婚禮那天，丈夫的親屬會傳統的尋求證明。如果那女孩被發現不貞，婚姻將被取消；而她也將無處容身了。

「因此你看，我從沒有過男朋友，」梅琳嚴肅的說。「我還沒有調情說愛過。」  
「沒有？」我說，對如此的坦白感到驚訝。

「我連一次都沒有。」

「唔，你日子長着呢。」我懷疑初次見面就作這樣的談話是不是標準中國式的。

她天真地瞧着我。「在英文中你們稱那個叫什麼？」

「什麼叫那個？」

「就是一個女孩子，她從未調情說愛過——和任何人都沒有。」

我說。「唔，大概就叫『處女』吧？」



「處女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是的，處女——我就是。」她說這話時用紅指甲指着她自己。我不禁失聲大笑。

「梅琳，你真妙！」我說。「不管怎麼樣，現在我們總算把這一點已弄清楚了。你願意和我一起出去吃飯嗎？我是說，如果我答應不破壞你的記錄。」

她又固執的搖着頭。

「我還喜歡爲你畫像呢。」

「吓，我們再見吧。」

當引擎倒退時，船身震動，它輕輕地靠在灣子碼頭邊。跳板放下，我隨着梅琳下了船，進入一大堆旅客群中。我們在碼頭外面停了一下，那裡有好些黃包車夫懶散地坐在他們黃包車的車桿間。沿着碼頭，一百碼外就是南國旅舍，我可以看見門，那藍色的寬紅燈，以及最高一層樓角上，我房間外面的陽台，還有那豎立在陽台上，掛着白畫布的我的畫架——那是我今天早晨纔開始的桂妮的畫像。

梅琳隨着我的目光看過去。

「那是什麼地方？」

「那一個……？」我含糊說。然後我急速轉移她的注意力說：「你現在上那兒去。」